

白色恐怖會消滅嗎？

特哥

一個多禮拜前，上海又遭了一次「白色恐怖」，米價從兩萬五六空竄到四萬五。什麼原因會漲得這樣厲害呢？四月三十日社會局長吳開先發表談話，以為不外（一）外傳聯合國救濟總署將減少供給我們之食糧，致刺激市場；（二）暹羅等地食米來源日趨斷絕；（三）湘贛等省產米區去年歉收。所以他主張要消滅這種恐怖，必須「打通洋米來源，增加存底」糧食部長徐堪也以為救濟飢餓的唯一辦法，對外，要求「聯署」多接濟點；對內，「自力更生」，那就是「一面加強儲運，一面呼籲節約」。

我們不否認上面所說的種種原因對米價狂漲多少都有關係，可是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他們都沒有說，也許都「不忍」說。因為一個多禮拜前的米價狂漲，如果說是米到得太少吧，這里有一點報紙上登載的數字可供參考：

四月廿五日（廿六日報刊出，下同），白梗漲到三萬五。同日到貨總達七千八百八十二石。

四月廿六日，白梗漲到三萬七，同日到貨總達五千餘石。

四月廿七日，白梗漲到四萬一千二百五。同日到貨却總達六千餘石。糧局並曾拋售白米三萬六千石。

可見米價之漲跌跟到貨多少關係甚少。那麼主要的癥結到底在哪里呢？現在案情十成已有九成大白了，原來反在十萬萬元的「糧貸」上。

「糧貸」本是上海區糧政特派員辦事處撥出的一筆款給上海大米商，叫他們到遠地的產米區去採購米糧，來救濟上海糧食的不足的。但是十萬萬元貸給十七家大米商（這一點必須明白，拿得到貸款的，當然還是跟當局人士有點「特殊關係」的），拖款得很，他們沒有照當局的「編定」做。第一，他們沒有到遠地產米區去採購米糧，就在附近蘇杭地帶搜刮米糧，運費是省了，但蘇杭一帶的米價連帶給他們提高了。第二，運到了米，他們並不在市場上拋售，反而得了一個操縱市場的機會，同時利用財勢壓迫上海近郊的米商，減少他們運米進口，兩路夾攻下，米價自非漲不可了。結果弄出四月二十九日本市米市場里的全武行，大家說如果當局收回米貸金，米價倒可以回跌一點。

經不起人民輿論的一致指摘，米商們的猖狂行動這一陣總算稍煞了，米價「穩定」了點，而且稍為「跌」了「跌」。大家都在問：白色恐怖可以消滅了嗎？有些人還很樂觀，看到報上「聯總」救濟米二十四萬噸「即可開始運華」和向運

蘇北見聞

寫了環境關係，我只到過了南通和海門。這兩處的田地，鬆軟得脚一踩就是半寸深的印子，真是「一脚踩得出油來」！聽說五六口之家，有五畝地本來就很可能過得去了，可是現在大多數人家只能用芡麥和苞米來充飢。

這裏的大宗出產是棉花。在青黃不接的一月前，大生紗廠就貼佈告收買了。近來還在收棉餅（棉花舒打過油的餅。收來當燃料），兩星期前還出一萬元一担，近來廠裏說賺不到錢，只肯出七千了，可是柴米油鹽等一直是漲無減，尤其是柴，賣一萬元一擔。

自從上月十八日准陰三人小組到南通後，招待費多得嚇人。專員公署預先到上海買牛奶，麵包，糖等，還包來幾個女招待。執行小組到了五六天，就用了好幾百萬元。不但對執行小組這樣招待，就是一個團長或營長到了，都貼滿了整幅的紅綠紙標語，什麼「歡迎百戰百勝的×團長」、「歡迎×營長肅清奸匪，保護地方」等。尤其是偽軍改編的什麼保安隊等貼得更多。似乎這樣表示他們的「忠黨愛國」！除了貼標語，當然還辦豐盛的酒席招待，他們陪了吃，做了人情，不但不能化錢，還叫向老百姓多攤派些，真是樂而不為！似乎所謂公僕（其實是私僕！）者，就是替老百姓化錢，享受！

「訂購洋米三十萬噸」聞一部份已啓運」的消息，心安理得得很，「一心一意等吃便宜米了。」

「米真的會便宜了嗎？白色恐怖真的會消滅了嗎？米價從兩五五六漲起的，至今沒有跌進四萬大關里，就懸住了。」彷彿抽鴉片的慢性中毒，迴響已有越來越大，情勢和敵偽時期的鴉片看不出有什麼兩樣來。於是頗有人同情陳公博之類「愛國失敗者」的妙論了，說出「如果陳公博在處死之前，叫他再來當幾個月市長，米價也不至于弄得這樣貴」的怪話。

有這些種種怪論出現的主要根據，是因為很多百姓還沒有認出自己的力量，把一切有關公共福利的事情的責任仍舊委託在現在的一批官僚手里，弄好弄壞，由他們幹去，自己好像完全是局外人。漢奸汪記政府，依附在敵日的手掌里，他們的政策顯明是反人民剝削人民的法西斯政策，希望在他們治下物價不漲，生活安逸根本做夢！現在的政府是可民民主的，但因為人民自己爭得還不夠，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實現，要想在今天的社會中過太平年月仍舊是很渺茫的。在政治沒有從少數人轉交給人民自己手里的時候，休說「聯綿」又來救濟米二十四萬噸，向通羅已訂購了洋米三十萬噸，就是全世界節食，把多下來的糧食全部救濟到中國來，恐怕大半仍舊落進少數「官商兼商」或「官商合作」的人的手里，最大多數的人民的飢餓還是救濟不了。舉一個最近最近的例吧，這一次「糧食」辦法，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誰不稱贊這是壓低米價的好辦法，大家不也「一樣等著吃便宜米」嗎？可是結果呢？沒有「糧食」固然因糧食缺乏而漲價，有了「糧食」

漲價却漲得更凶！跟理想相差得太遠了。

「工業的危機」，「人身自由的威脅」(報載：六月二日起，本市又要實行「警察區管制」)；警察每人管幾戶，有隨時到家里「訪問」的任務……種種恐怖都等待着接二連三地襲到人們的頭上。要消滅這些恐怖，要吃便宜米，除了一個丹方，至今還找不出第二個辦法——那不是希望現政府換去幾個官，換來幾個官，「天下的烏鴉一般黑」；而是人民用自己的團結力量，從少數操縱份子的手里把政權要回來，自己作主張。



一個驚人消息，騷動上海整個藝場：演員，不管是話劇的，京劇的，地方戲的，都要登記了，「照會」跟妓女的「登記證」一模一樣。

「苦幹」演員，「埋頭苦幹」的改編者劉基因肺病於五月五日晚十二時去世；後二天，七日晨五時，「埋頭苦幹」導演程頤太太，也是「苦幹」演員莫愁生產，得一男。

魯迅遺作「祥林嫂」改編越劇，在明星大戲院演出，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及文化界多人參觀，頗獲好評。

白楊趙丹有加入「上藝」客串演出一次之說。

×縣的前任縣長是肉貪汚而滾滾的。新縣長到任三月多，無令無禁的所謂借款，多的一家借了十三四萬，少的也有四五萬。小吏們出了錢，縣衙無錢，又無名，真是啞子吃黃蓮！

這縣長在「日理萬機」的公餘之暇，還常到某某中學去調訓，打籃球，近來又提倡女子籃球。他不但不親自指導，還召「優秀」女生個別談話。有個女學生被他召去談了兩次遊到上海去不敢回來了。一次他到一個女學生家吃杯茶，給個人二萬元。自己老婆來不准住在他的縣城裏，送得遠遠的。

前天，他的勤務兵到鎮公所借他的名義要借四部腳踏車，鎮長見沒有他的手諭不肯借，勤務兵糾合了八個勤務兵來，把這鎮長打得只剩一口氣，各店家見在青天白日旗的政府下一個鎮長都這樣沒有保障，氣憤得罷市。他無法把這勤務兵拉去槍斃，可是槍斃時不准一個人看，這勤務兵家裏也一聲都未哭，大約是他以「大義」責這勤務兵家裏，使其有所「領悟」了才不哭吧！

老百姓都有些想不明白：勝利的中國，難道用的全是這一類父母官？四·廿二。寄自海門。

人人周刊

編輯 人人周刊社
 發行人 英文 垠
 發行所 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總經理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電話 九二八八九

國民黨選國大代表

CC棋開得勝

記者

國民大會原定五在京召開，已因國內局勢緊張而延期；據一般估計或將於秋間開會惟各方對大會準備，未見鬆弛；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勾心鬥角，尤為劇烈，CC系終於最後勝利矣。（按CC為陳立夫，陳果夫等所領導之極右派）在一四九各佔代表中即佔七十三名，百分數百分之五十。

名單如下：

CC系七十三名：

- 梁寒操 張道藩 陳立夫
- 谷正綱 伍智梅 陳果夫
- 劉文島 黃守人 潘公展
- 張鳳生 蕭同茲 劉香靜
- 甘乃況 方治 李宗黃
- 呂雲章 谷正鼎 胡秋原
- 齊世英 龐境塘 余後賢
- 王泉笙 李敬齋 邱華
- 張清源 段錫朋 范子遂
- 彭學沛 傅啓學 賴璉
- 陳布雷 趙棧華 吳開先
- 雷震 田岷山 鄭彥棨
- 程中行 鄧飛黃 羅家倫
- 余井塘 洪陸東 傅岩
- 彭昭賢 姚大海 李嗣瓊

朱家驊系四名：

- 朱家驊 陳逸云 王啓江
- 張強 吳國楨
- 政學系五名：吳鐵城 黃季陸
- 王世杰 張翠 吳國楨
- 復興社十一名： 黃少谷
- 陳誠 賀衷寒 郭文儀
- 張治中 郁克逃 劉健羣
- 會鑄情 張鎮 劉健羣
- 王秉鈞 薛岳 王龍惠
- 元老派四名：朱雲青
- 元老派四名：朱雲青
- 丁惟汾 程潛
- 右派元老派六名：
- 戴傳賢 鄒魯 吳敏恆
- 居正 崔震華 張繼
- 親美派三名：

北方軍人三名：

- 鹿鍾麟 傅作義 姜德純
- 鄧力子 孫科 宋慶齡
- 于右任 羅翼羣 張知本
- 三民主義青年團二名
- 任卓宣(葉青)
- 戴笠系 唐縱
- 派系不明者十五名
- 夢斯武德 張發奎 王僑英
- 羅登中 孔祥熙 翁樂博士
- 薛篤弼 錢周和 白海風
- 張默君 陳劍如 倪文
- 文亞 李揚敬 袁雍
- 羅貫華

何應欽系四名：

- 何應欽 何成浚 蔣鼎文
- 朱紹良

內戰聲中，一片飢民圖！

邇來災遍全國，民不聊生，現在我們根據極不完全的統計，就有下面一些驚人的數字：

- 一、廣州人口現有一百萬，已有五十萬人受到飢餓的威脅。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
- 二、衡陽、祁陽、零陵三小縣，現有飢民一百萬。
- 三、據聯總報告河南人口現僅有六百萬，而現在河南無衣無食要住的飢民卻有四百萬，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六。
- 四、湖北省現有災民三百五十萬人。
- 五、廣西災民四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餘人，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四。
- 六、江西飢民五百一十多萬，佔全省人口百分之四十強。

歡迎定閱！
歡迎介紹！

國大預演全武行 中央社曰：

「情緒熱烈」！

余 一

原定五月五日在首都召開的國民大會，於由目前國內陰謀滿佈的政治局面，事實上不得不宣告延期召開了。

延到什麼時候才開呢？據說或在秋涼以後。中共也提議過十月十日。至於延期，當看政治形勢的變化才能決定，如政府改組，民主憲法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內戰必須立刻停止。

爲了國大延期，籌委會主任委員邵力子在京於六日午後設茶會招待來京代表。蔣氏除說明國大延期原因外，並以本人未能早日來京招待，表示鄭重道歉。此外，一再聲明願接受指教責難。

但代表們在邵氏的招待會上却非但不願到目今政治局勢的實情且大施咆哮。自認爲是代表「民意」而來。大有「不聞會、不離京」之酒酒氣概。

其中除指責延期「不當」外，有的代表對全國上下一致企望的政協會也表示反對。有一個叫戴天球的「代表」竟大喊：「國內問題不能解決，可以討伐」的怪論。大概他們之所以反對政協，就是因爲政協調和了各黨各派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這種高喊「討伐」的人，言詞之間，充分暴露了，他們代表着那種「民意」，這種不惜在勝利之後再讓老百姓多流血的殘忍心理，實使人不寒而慄。

最滑稽的是劉芷薰還指共黨爲「匪」。怪不得他們聲嘶力竭的高喊反對，原來政協會是在與「匪」合謀了。但如此事實，則蔣主席會於政協會中發表演詞，而又歡度接見過去黨代表，則大有通「匪」嫌疑也。

這樣「慷慨」陳詞的「代表」，其實倒真會叫被他們代表着的小民感到啼笑皆非的。雖則他們是訴說滔滔不絕。非常賣力，甚至起勁得連假牙齒也從嘴裏掉了下來，但究使人有「狗咬裏拉不出象牙」之感。

邵氏在「羣情激憤」下，極力聲明如果協商一事果真失敗，莫本人絕

不逃避責任。但接着而來的却不是安甯，而是「高呼喚打」。且響應聲而起。有的更表演了擊桌擲杯的武士精神。

這樣直驅到散會前幾分鐘，還是喊打之聲不絕，秩序也隨之大亂。因此蔣氏茶會招待原來的一番好意，倒招致了一頓大罵，還險遭毆打。只好變作了武劇的前奏了。

但偏偏有人就歡喜這一套，這也可暗示「代表」們的武士精神，正據其所好。否則，次日中央社發出的電訊又怎會譽之曰：「情緒熱烈」呢！

× × × × ×



李澤審判旁聽記

唐百福

記者曾於四月卅日下午午趨車往高等法院旁聽李澤最後審判的一幕，法院裏人很喧嘩的聲音簡直連說話也聽不見，大家都是存議論紛紛。

被告人新新公司總經理李澤終於出現了，雖說是罪犯，還是穿着那樣清潔的衣服，紅潤的面頰架着一副黑邊的眼鏡，他很鎮靜地入席，絲毫沒有慌張，恐懼的舉止，大家的視線都集中着他。

審判開始了：

「你是李澤嗎？」庭長注視他問。

「是的！」李澤挺起了頭，二手相背搖擺着說。

「你對於上次的口供有什麼補充嗎？」庭長問。

「沒有什麼補充。」李澤回答。

「舒月橋！你對於上次口供有什麼補充嗎？」庭長問。

「沒有補充的地方。」舒月橋從旁聽席走出來說。

接着由書記官宣讀上次雙方口供，大概的意思可分三項。一舒月橋告李澤任僑商統會理事，李澤答辯謂是出於被迫，未得本人同意，是個傀儡而已。二舒月橋告李澤聘日人為新新公司顧問，虐待同人，壓迫職工，李澤答辯謂是爲了日人看種意新新公司，同時屢次有日本浪人打擾商場，尋釁同人，出不得已用毒攻毒以敵制敵的計策應付環境，保障同人，穩定資產。三舒月橋告

李澤把公司水汀管子出賣於敵，李澤答辯爲了恐怕給敵人接收，所以趕快賣給大興鐵廠。當書記官讀完了上次的口供，大家都知道李澤是一個狡猾有力的傢伙。

「李澤你今天更有完全的答辯嗎？」庭長又開始詢問。

「有的，最近除了收集地下工作證件信三封外還有口頭補充。」李澤一面說一面把信遞給庭上。

「你詳細說吧！」庭長很慷慨的說。

「今天，我分三點來冗長答辯第一點，我的僑商統會理事完全是被動的，雖然也出席開會這不過是應付，我沒有提議，發表，尤其是商統會是個空洞機構，一切權力都在各專門統制委員會，我們理事只不過被理事長唐壽民先生支配罷了。

第二點，本公司聘請日籍顧問，其目的是不過以毒攻毒，以敵制敵，因爲，當政府內遷，敵佔海上，我們老百姓是受敵人暴行是到處可見，然到十二月八號後租界裏也受到威脅，敵人企圖收買本公司，本公司否認，但是在敵人勢力下無法可想，結果董事會議決，讓日籍顧問，應付各種問題，保障資產安心同人。不然，真是不堪設想了。第三點，本公司出賣水汀管子，上次早有與鐵廠講明，我不用再囑咐。」

李澤說完身子動動手，口口乾乾淨淨。

「舒月橋你聽了他的答辯有什麼話嗎？」庭

爲什麼要到上海登台

爲什麼又遲遲不登台

馬連良登台之謎

關於名鬚生馬連良在上海的行踪，報上和幾種方塊刊物上時常有記載。有的說即將在中國或天蟾登台，有的說無論如何不會演出，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真所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那末馬連良究竟是登台還是不登台？

這個問題我想暫時擱一擱，先說馬連良好端端在北方演戲，怎麼一下會跑到上海來呢？如果他還在北方演唱，上海也就不會產生這許多猜測來了。

原來此次馬連良——還有程硯秋和孟小冬——不是有什麼電邀，或者接到了包頭錢到上海來的。讀者大概還記得，大約二個月前，上海不最有一位閒人，他的二位公子同時結婚的事麼？馬等就這時候來上海的。來慶賀「福臨呈祥」的。

他們不但帶了賀禮，還帶了配角——班底——坐了舟車從北方來上海，預備串演堂會，助主人和賀賀的興的。據說，這位閒人在抗戰當陣裏受了「清高」的影響，因此對自己二位公子這樣重大的事情，也不忘新生活運動，雖然報上連登廣告不下半個月，卻節制節約又節約，不過備些茶點，「草草不恭」的完成了盛大典禮，還有夜飯，自然堂會也沒法演出了。

雖然馬等不會在堂會上漏臉，不過他的班底知道這由他破費了盤纏一同登了來的，現在，又要他惠鈔車費送他們回去，請問這一來一去一

長向舒月橋問。

「有的，他乘來是狡猾，上次不是嗎？但是由於他今天對商會職權明瞭得如此透徹更可證明他同商會是非常密切的，否則，怎麼會這般詳細呢？此一。第二他說聘任日藉顧問是保護同人生活，保障公司資產，然而他倚了日人勢力人來虐待同人，壓迫同人，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事，三對於出賣水汀管子的時候，敢為已經命令，鐵品不能搬運，可是他的步運還是用軍部的卡車，大興鐵廠是假造謊，上次口供支票收付不合，因此可能曉得是假造。」舒月橋很急烈的駁着。

「韓武成你有什麼話嗎？」庭長問。

「我沒有什麼話只希望庭上早日宣判！」韓武成答。

經過一辯一駁，全庭的空氣由緊張了輕鬆，大家覺得舒月橋駁得非常有力。繼續是檢察官公訴說得李澤無言可講，庭長又開始他的話匣了。

「被告辯護律師有什麼話？」庭長問。

「庭上，本律師為李澤先生負辯護之責，今天不得不來說幾句話，要曉得被告未宣判之前不能說他已經犯罪，譬如李澤他是漢奸嫌疑而不是漢奸，因為現在中國是法治的國家，被告的罪任何嚴重，總有辯白權利，縱使辯白後再處死罪則使被告死而無辜，所以我不偏護被告也不廢止國法，現在以我依法辯護。一，李澤身為僑商統會理事，實際上是個傀儡，是受敵偽所威脅的，當時他祇有二條路可走一條是殺身成仁，一條是應付敵偽，但是他身為新新公司總經理負幾萬萬資產及幾千員同人的使命，怎麼可以殺身成仁呢？老實說，當時李澤殺身成仁，到今天，巨大

的資產，無數的同人，由敵人的摧殘，剝削得不堪設想哩！可能說，他今天受了此罪，都是為了同人犧牲，同時這個案子不是人民舉檢漢奸。而是非人民舉檢，內中是有許多糾葛的。再深切說，李澤不是漢奸，我否認檢察官說，「他任僑商統會理事，是最積極機關」的話。要曉得敵偽時期根本沒有民主作風，尤其是，李澤他沒有職權理事的幌子在外界招搖，動案，法律是指定行為為罪證，現在李澤名譽上的罪，是被迫的，他行動絲毫沒有漢奸嫌疑，他而且是熱心的地下工作救國同志（觀察聽到這句話時都一齊歡欣發笑表示不可惡）二他聘任日藉顧問，為保護同人和整個公司資產有關。同時徵得全體董事的同意。根本沒有罪可言，三出賣水汀管子上次曾經清清楚楚有人證物證，同時有新新公司董事長金宗城先生親自到庭作證，總之，李澤所不幸是在這樣時期做新新公司總經理，」辯護律師陳登銳先生辯護得滔滔不絕，據說是站在法律的觀點。

時間已到，又決定延至五月七日下午二時宣判。」

我聽了陳律師的辯護，真是啼笑皆非，法律是在他的嘴裏，我雖然對於法律是門外漢，但是照他咬嚼文字來說，那末陳公博根本一些沒有罪了，他的行動使哀哀小民怎麼會見到呢？所以我們決定要和污貪官吏，政客去分個高低，要拆破假民主的紙老虎，創制我們真正民意的法律，來保障人民自由平等。掃除貪國求榮的漢奸。

卅五·五·一。

巨大的費用怎未辦呢？前此謠傳馬連良將在中國或天蟾登台，其理由就在於此，他的確有過這個想頭：想撈回一筆無名損失。

但是為什麼不演出來呢？像馬連良這樣一位有名伶人，難道會吸引不到觀眾嗎？不過，在今日之下說一聲演出真是困難重重！假使院方包銀出得多呢，勢非提高座價不可，然而現在要抽百分之五十娛樂捐的環境下，請問票價提高到多少纔能使院方獲利？太高而後排觀衆總費不來捧場又怎樣？包銀少，那末馬連良的損失又彌補不了。因此，登台與否到現在還是一個無法揭曉的謎！

許多業外人都跟執伶人的收入，但是，俗語所謂「祇見和尚吃飽，不見和尚受戒」，又哪能知道伶人的說不出的苦惱呢？上述的不必要的損失，不過祇是苦惱中的一個。（老龍）

本刊徵求

直接定戶五千份

本刊為優待長期讀者自本期起擴大徵求定戶五千份凡讀者於五月底以前向本刊直接定戶者均可享受下列優待。

- 一 預約價目：
 - 一個月（試閱）四冊 國幣壹仟元
 - 三個月十三冊 五仟八百元
 - 六個月二十六冊 五仟五百元
 - 全年五十二冊 壹萬另五百元
- 二 凡直接定戶一律於本刊出版之日當天送閱。
- 三 外埠讀者定閱郵費免收（掛號照加）
- 四 本刊因紙張或印工漲價而增訂售價時直接定戶概不加價。



談談戀愛(下)

章亦泰

戀愛，不是交易買賣，不是單面的索取或給予，更不是簡單的「飲食男女」問題。它是兩個有共同要求的異性人，基於相同或相近的人生旨趣與性情，在幾個共通點裏不同點洽和的倩影之下爲了充實生活，發展生活，而自然的結成，古之所謂如鼓琴瑟就是這個道理。琴和瑟有其不同點，也有共同點，相互配合，於是奏出了諧和的共鳴。

但是朋友，我決不是鼓勵你在沒有多方面的考慮，觀察之前就隨便的去亂談，戀愛總得有些共同點才談得上，談得下去，談得出前途。

「飲食男女」是一句古話。這裏雖稱男女，其實在男權社會中是專爲男人講的，出於男人之口，其意思是把女人像吃飯似的「吃」而已。我們現在是新時代講究民主的人，戀愛也該貫徹民主精神才是。男人女人大家都是堂堂的人，獨立的人。一對戀人應該互相尊重，但尊重並不是順從，戀愛的基礎是共同的人生旨趣，戀愛的結成既是爲了充實發展生活，那末大家就應該相互策勵，共同努力開拓未來生活的途徑，在思想上，生活上，都應當相互鼓勵，相互批評。正因爲我們把戀愛看做「人生大事」之一部分，一對戀人必須這樣，才能在爭取長遠的，美滿的生活圈的實現，而去灌溉你們的愛之花。

我知道，今天有不少職業界青年朋友，在戀愛問題上相當之苦悶！問題當然很複雜，但較爲顯著的，一個是對象問題，另一個是經濟問題。一方面今天有許多職業青年，受了新潮流，新思想的沖激，對於「老式結婚」當然衷心不願，即對於戀愛對象也很慎重，另一方面在職業生活中接觸的女青年又是這樣之少。多數女職業青年呢，無可否認的，社會加給她們多重的事實上與思想上的束縛，更比男人多些，幾幾化不成規矩的規矩限制了她們的「活動」。戀愛雖然不

等於結婚，但通常戀愛的前途總是結婚，社會習俗，人情沿革，結婚就是個負擔，婚後的生活更是挑不動的重担，都使人對這一問題發生焦慮。職工運動，職業青年的業餘活動有廣泛的展開，我希望並相信

男女朋友們開闢出一條途徑來，使之結成一些戰鬥的伴侶，爲職工運動與民主事業來努力。

不要去相信什麼戀愛是人生的苦杯呀！什麼桃色的悲劇呀，那些如此這般的胡說。讓那些公子哥兒們去呷那些甜杯苦杯吧，讓他們去做桃色的悲劇與喜劇吧，我們是實實在在地在風風雨雨之中苦難地活著的人。我們沒有那些條件，沒有那些逸趣。我們需要在艱苦的生活中共同生活的伴侶，所以愛也是苦戀心，而不是像他們那樣愛法。

當然職業青年在戀愛問題上的苦悶的原因還很多，這個社會給予我們的苦悶的事太多了，這是時代的苦悶呀。今天職業青年的戀愛的途徑是狹仄的，爲了愛，爲了幸福的生活，我們應當把自己的生活圈子擴大開去，參加到各種活動裏去，參加到羣衆的生活中去。但在另一方面，就自己的生活實際狀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解決問題，不要「心高如天，命薄如紙」而自苦，自艾。

通常，大家說慣了談戀愛三個字，其實戀愛問題也像別的問題一樣，不先是談說就可解決的問題也。你先是你也有這些戀愛問題上的苦悶的話，我希望你不要儘在把這兩個字放在腦海裏，這樣的大時代裏我們該做的事情太多了，祇要你把自已的眼光再放大些。做人需要豐富的感情，更需要冷靜的理智。你的生活範圍擴大了，要做的事情多了，你的生活的內容豐富了，戀愛問題在你生活中的比重也自然減少了，苦悶也減少了。這樣，慢慢的你不怕沒有一個好的戀人，我爲你祝福。暫時沒有戀愛條件的人，暫時就勇敢地約束自己，在困難的今天，一切問題的退進，都得靠拿出些勇氣來才行。



飛來橫禍！ 竹尺

百貨業除了幾家大公司外，素來是很晚打烊的，我們當然沒有例外，尤其是這幾天我們店中在舉行春季大廉價，打烊的時間又由八時半提晚到九時。

我眼巴巴在等打烊，因為打了烊，我總可以練習我的寫作，時鐘好像和我搗蛋的寫作，時鐘好像和我搗蛋的寫作，還只八時四十分！那時買主已極少上門了。只有無線電依舊在嘖嘖噴噴的。我老樣子的所謂「權權糊糊」那樣撲撲在靠門口的櫃檯上，頭向着外。

一輛十輪的古普車不快的駛過去，還可清楚牠看見在後面踏脚扶梯上有兩個美國水手站着在高唱，剛到我們店門就是一揚手，我還當他在幹什麼，說時慢，那時快，我額上突然感到極度一痛，我剛伸手上去摸，「嘩啦！」轟然一巨聲，大玻璃碎了一塊，我又發覺摸了一手血。不知是爲了痛呢，爲了見了血呢？還是爲了玻璃碎呢？身體衰弱的我暈了過去。

我醒來的時候，是在對面一家小醫院裏，額上已經纏上了紗布。
「好了，醒了！X醫師！謝謝！手術費明天送過來好了！」送我來的張在說。
「不要緊！不要緊！」

我昏昏沉沉的由張扶了我，X醫師送出了門口。

到了店門，阿根在掃碎玻璃，走進了店裏，老板已重又起了身坐着，在大發雷霆，店裏店員都低了頭，經理也一聲不響的，只有他一人發音。

「你們都是死人！只知道吃飯！大玻璃碎了倒不管，一點點皮破了有什麼大不了，香煙裏香灰有着，抹上一點明天就會好了，送什麼醫院，你知道一塊大玻璃要多少錢？也不知道追上去，」不知氣急了還是自己發現了矛盾，停了一停，話掉過來。

「就是追不上，號碼可抄他下來的呀！現在去找誰！這樣一塊大玻璃現在配配起碼十幾萬！這種多餘的醫藥費，我可管不了，他媽的！爛水手我換他媽的！」拳在膝蓋上亂敲。

這種猴急狀態着實可笑，但我沒笑，因為他的話太使我難堪了；我想提出抗議，但昏昏沉沉得利害，就獨個兒上樓睡了。

一忽兒張也上來了，告訴我兇器是二顆不小的小鋼飾帽，而且還有二家遭了同樣命運，一家同業碎了一塊店裏面的櫥窗玻璃，一家藥店，碎了兩隻糖瓶。

輾轉的睡不着，一半爲了額上一陣一陣的痛得利害，一半是爲了假使老板真的不肯付這筆醫藥費，明天叫我怎麼辦？

時鐘很清楚的費盡了我的耳朵，是十二點了。

小消息

△繼教師運動以後，各種習學校同學紛紛致師生活清苦，亦羣起效，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同學會首先發起，聞將向同學勸募，每券二元云。

△近日各大公司大減價，營業生意已見起色，以永安公司爲最佳，每個部門批二百多萬元，該公司每日營業額當在四五十萬元之譜，而新新公司亦在三千萬以上云。

△「銀聯」定五月十八日晚七時舉行文藝晚會，感當可預卜。

△五金界同人聯誼社徵求社員運動開始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六百人。據測將可增至二千人。

閱覽、乒乓、圖書等已逐漸建立，口琴與歌詠將在最近期內亦將創辦，目前已有熱心社員數人晚間工作，到社之友也頗多，情況甚爲熱烈。

小公務員自嘆

(一)

到退簽來幾時休，十足官腔鎮自由；
禮義廉恥四維盡，衣食住行一筆勾；
拖妻帶子嗟歸計，塵雲飄蕩幾堪收；
艱辛換得勝利夢，試問廉價幾人頭。

(二)

世事茫茫幾多艱，少年壯志付等閒；
奉此等因一文筆，高升職位七重天；
生計奈何油鹽米，官籤堆噴幾幾廉；
眼望飛去飛來客，囊空錢上擲市船！

樓銀片開想不個那 萬十五三張進天天

貴金黃我請幕揭 約預樓銀開新向

黃金貴

據說現在銀樓生意頂好，照一個業中人告訴，每天門市零星首飾，統統總要三百兩到五百兩不等。想一想看，照中央銀行配給行情與銀樓暫掛牌的差額算一算，一天當中做三百兩到五百兩的生意，要有多多少少賺頭？

所以，許多多在工業上走不通的朋友，和許多沒有「老牌」營業執照的銀行錢莊，都把他們手裏的游資，「導入」正當的生意上去——開銀樓。

據說，有許多店面房子，因為生意清淡都想出頂，但假使有人一問頂價多少，總還聽到一句反問：可是預備開銀樓？于此可見，銀樓今日是已到了頂紅頂紅的時候了。

據說——再來一個據說——南京路上有個店面被開銀樓的朋友頂去，雙開間單單一個樓下，頂費是八十條，裝修裝修四十條，若要問聲本銀共有多少呢？說出來會叫大家吃一嚇：總共一百五十條！但是他們有把握，因為法幣和傷幣叫捏在老婆的朋友一樣擔心，尤其是四鄉的農民，他們稍有多餘便向銀樓裏兌現貨，因此，他們說：祇要過三個月，不但本銀撈轉，而且還有賺頭。

作者並不過甚其詞，請各位看看現在的上海，不是東也銀樓開市，西也銀行銀樓開市嗎？且說銀樓開市，照例請人揭幕剪彩，通常在報上見到的揭幕人物，老是聘請黃老先生金榮擔任，黃老先生與銀樓業，好似前生註定，結不解緣。

為什麼銀樓揭幕，總是偏勞黃老先生呢？這大約商人重利，他們腦海中脫不了迷信，黃先生的尊姓大名，正是天生的好口采，試想：「黃金

」向「榮」，獲利可卜，第二，因為從前揭幕專家據說共有三名，現在呢？三老爺已經進了有飯吃不辦公的新寫字間，所以祇好偏勞黃老，因而忙得黃老先生馬不停蹄不過氣來。

說來可笑，鄙人黃金貴，與黃老先生同姓不宗，更非兄弟行，不過自以為這個名字雖俗，却與「榮」字有異曲同工之妙，所憾者我是個窮小子，默默無聞，雖有好姓名，但不曾給銀樓業發掘出來，而予以垂青。

所以我現在自吹自擂在此做一下廣告，要是再有新聞銀樓，而不是大同行的話，或是黃老先生揭幕揭得厭膩了，請不到他的大駕，那麼，儘可電召鄙人庖代，我黃金貴三字，直截了當，未始不是好口采吧？經我黃金貴揭幕之後，黃金真貴到三十三天，對銀樓老板說來我是有功的，然而帶起百物一齊飛漲，弄到小市民愁眉苦臉，叫苦連天說是黃金為祟，想我不能負責也。

歡迎訂閱

社藝劇海上

演導臨佐 劇編塵白陳

圖官陸

劇喜大刺諷·都情動轟

錄怪百會社舊 記形現揚官新
製巨特超 練排心精

出演院戲大華光

據訊「本市警察局令特定於六月一日起實施「警員警管區制」每員在分局範圍內管轄八十至一百廿戶，或四百至六百戶，并得不時前往所轄各戶，隨時訪問云。」

當局這樣的辦法，其目的何在呢？據云：「乃深訪私人住宅，期深入民間，使警民打成一片，並瞭解當地情況，使宵小匪徒，無從匿跡。」

這是，即使是深更半夜，警察先生有隨時造訪訪問之可能矣！

這是一，個不但是荒唐而反動到極點之決定。我們不但在任何民主國家找不出這個先例，即在我國歷史上，除元朝鞏子統治漢人這一套把戲外，也無此例。誠如五月七日英文大美晚報社論所指出者「警察當局這種措施，在戰前的柏林，羅馬和東京三地或者是司空見慣。」

但是如果在華盛頓或倫敦，那一定會立刻激起羣衆的狂怒。……可見一斑。

我們爲了捍衛這僅有一點點人身自由，不得不提出嚴厲的抗議；首先認爲警察對警員的

授權，不能不

第二章第十、十一各條曾經明白規定「人民的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鎖」，且此一法令根本未經市政府和最高立法院通過。事實上，這種所謂「訪問」實際上是妨害人身自由，是完全違背民主原則的。

據近日來各界人民表示的意見看，對這荒唐的措施，均議論紛紛對於

官警局編保甲制，吸赤連環保後，又來這一套元代表蒙古人異族統治漢人的

老把戲，感到震怒，難道當局對人民就這樣的

治「嗎？我們希望市民積極地能對這法西斯的制度，來正而地加以抵制

：如向市府請願，簽呈立法院等，要求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不被剝奪；即

使這一所謂警員警管區制實行起來，每一個公民根據現行約法亦當有拒絕

來訪之理由或就乾脆地不予置答。拒絕來訪警察之任何問題。

反對鞏子的老把戲警員警管區制

王時建

爲調政 時期臨 時約法 法律行 爲。因 成一種

珍聞拾遺

古因

何應欽的「剿匪」經驗

何應欽對於他部下軍官們的訓令上說：「匪匪有三怕，一怕碉堡，二怕五家聯保，三怕軍隊所到民衆走。」要他們根據這個訓令「造成恐怖局面，使民衆不敢接近「奸匪」，就可乘機消滅之！」

李宗黃的行政三聯制

過去雲南省政府「代理主席現任黨政考核委員會秘書長的李宗黃氏，兼以研究行政三聯制」自鳴得意。

是呢？」

李氏聽完了那學生所舉例子之後，雖然微微感覺不妙，但畢竟這種稱爲「司空見慣」，所以也若無其事，倒是笑歪了全堂一百多個學生，前仰後跌的笑得氣都透不過來。

閻錫山和日軍

閻錫山把敵人當做了賢員，大同的日軍，在閻錫山所轄山西當局的「伏侍」下依然逍遙自在，他們穿着嶄新的軍裝和長馬靴，掛着鮮紅的領章和皮帶，挺着胸脯，三三兩兩地打街上走過。如果有一位藝術家把這臉面「紅潤」的「大和民族」的「武士」們和閻錫山的瘦弱士兵們給在一起，準是一幅絕妙諷刺畫。日本軍官們的汽車和洋馬從大門自由出入，毫無阻礙，在八個月以來，閻錫山從沒有拘捕過一個日本戰犯。坂本旅團長是「大同」一位「高貴的賓客」。他仍然享用着留駐晉北的日軍的指揮權，不過他的版本旅團司令部已改名爲「日本善後連絡部」。閻錫山對軍官說「這就是大國應有的風度」。大同周圍的許多碉堡之中都駐有武裝日軍，不時在附近村莊進行屠殺和搶掠人民，閻錫山宣稱他們的任務是「共同剿共」。

記一個小生命的結束

王學風

月台上寥寥不足十打的旅客正在等候着出去，人們不時癱起了脚尖向東張望，蜿蜒的路軌似乎無止境地向兩面伸展開去，隱沒在遙遠的叢林和低矮的茅屋後面，鉛色的雲塊緊壓在天際，風搖擺黃枯樹的枝桠，瑟瑟地響，田野裏儘是青蔥可憐的麥苗。天色愈來愈昏黑，簡直馬上就要下雨了，然而列車還沒有來。

突然從車站裏走來兩三個戴白帽子的路警，匆匆地四處巡邏着，注視着每一個旅客的面孔，甚至打量着他們走路姿態，「唉！總得發生一點什麼事吧！」站在我身傍的一個小孩子長縮地努力把一隻小小的破藤籃拖到屁股後面去，但是一個路警很快就站到他面前嚴厲地問他，「喂，小孩子，你幹什麼的！」

「我搭火車回家去。」

「你搭火車到什麼地方去？有車票沒有？」

「路警懷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先生，我到楓潭，這是車票。」小孩子戰戰兢兢地從懷裏摸出了車票，路警接過去並沒有看一眼，却開始注意他屁股後面的小藤籃了，「藤籃裏放的什麼？」並且竟動手去打開它來。

「是幾塊豆腐干，」小孩子就心地放下了藤籃，一驚慌着打開籃蓋，一盤糊糊糊糊不清楚地低語着：「先生我還是第一趟來，馬馬虎虎吧！」

「哈，我說是小販不錯吧！這那能逃得掉我的眼睛呢！」路警對朝他走來的兩個同伴誇耀着

自己的眼力，一面繼續仍執行他的「檢查工作」，揭開蓋在上面的一塊帆布，就現出我們平常在火車上所慣見的一孔扎扎楓潭豆腐干。

「怎麼，難道這也逃禁的嗎？」我暗自吃驚着，不禁瞥了一眼那瘦削而蒼白的小臉，我想這孩子一定是患有嚴重的營養不良和貧血症吧！從他這副模樣推測他的年齡，恐怕比十歲大不了多少，這不是正該在小學校裏讀書玩球的時候嗎！

「喂，小孩子你是那裏人？」

「我家在楓潭。」

「你此地有親戚朋友沒有？」

「沒有，一個都沒有，先生我今天這是第一趟來，吃中飯時候才到這裏下車的。」

「譬如，你別騙人，誰你這輩子年紀雖小，倒還是個老舉（鬼）哩，現在火車上擠來擠去的全是你們的世界，真是可惡極了，旅客已經這樣多，再要加上這麼些小販，秩序還會好嗎？」路警開始在對漸漸圍攔來看熱鬧的旅客們申說着他們為什麼要捉小販的理由，「並且上面有命令，並不是我們自己要這樣做，俗語說『吃糧管事』，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另外一個路警補充着說。

「先生，我真的不知道，我還是第一趟，請求先生把車票還給我讓我回家吧！這是一定不來了，如果下回再碰到先生們儘管把我關起來，東西充公！饒過我第一次吧！……」孩子臉色急得更蒼白，差一點要哭出來，無情的風不斷地吹打着他那七穿八洞的破棉襖褲上，使他把整個身子都露出來，似乎顯得更渺小而孤行無靠了。

旅客們熱心地紛紛議論着，擺着滿臉慈悲相

：「唉！小孩子怪可憐的，還不是爲了混口飯吃，馬馬虎虎原諒他一次吧！」

「哼，小孩子，現在做小販的儘多小孩子，你們說原諒他，可是上面知道了我們要吃排飯的。上面會說：『哼，你們只會吃飯嗎？難道連個小販都管不住？』」

但是旅客們似乎挺歡喜管閒事，仍喋喋不休地「我」語地替小孩子說情，路警不過過來，就只得把車票丟還了他，却威嚇地說，「小鬼，這次算你第一趟，就馬馬虎虎，假使下回再在這裏碰見你，不管帶不帶東西就把你攔出車站，第三次罰你三個銀圓，第四次罰你三天，東西充公！你知道嗎？火車上是不准賣東西的！」

小孩子趕忙接過車票，似乎遇到「皇恩大赦」地連連陪着好話，路警們才悻悻地又走向別處巡邏去了。

有一個旅客憐惜地問他：「你今年幾歲了？」

「十二歲。」

「唉，年紀這樣小，爲啥就一個人出來做生意？難道家裏沒有人嗎？」

「我媽媽害病躺在床上，爸爸早死了，家裏還有一個小妹妹，要吃飯有啥法子呀？」小孩子裝着大人腔調地嘆着氣。

「那末你啥辰光跑起的呢！」

「唉，還不到半個月，先前我媽媽沒有生病時還可以幫人家做做（一種短期傭工，朝出晚歸），後來一生病，米吃光了，餓了兩天，媽媽才去當一條棉被，拿了兩千元錢給我說：『阿海，你跟隔壁阿哥到火車上賣豆腐干去吧！』於是我就來了，起初胆子小，又不會做生意，現在慢慢地一個人也敢跑了。」

「近來車子上乘客這樣多，生意該不壞吧？」

「那裏，這是苦生意，近來做的人多了，成本又貴，賺不到多少，車子亂時人擠不進去，車子清時，吃虧少，一天能賣掉多少呢？而且爛貨頭來時，確虧兇一點的白帽子（就是路警）捉住，車票沒收，東西充公，甚至人也關起來，非但不賺錢還要蝕本，就算運氣好安穩穩回去，除掉車錢，吃飯還能賺多少麼！」

「喂，真作孽！」一個好心腸的嘆着氣走了開去。

後來，列車到站了，我也和大家一同擠上車，早忘掉那個賣豆腐的小孩子了。

大概十天以後一個上午，我又坐在從杭州到上海去的慢車裏，這是一天中最擠擠的一次車，還沒有到嘉興，車廂裏已經塞滿了人，甚至廁所裏，兩節車廂之間的夾弄中，車頂上和車頭上，凡是可以站得住，蹲得上，總之只要能容得下人的地方，就決不會被輕輕放過！三等車車廂裏的空氣非常渾濁，滿是煙霧，人們呼出的炭酸氣，和各色各樣的臭味，還有震耳的喧嘩，夾着着談笑或者咒罵聲。但是一批捷足先佔得座位的幸運者却不妨舒服地架起了腿埋在椅子裏抽煙捲，與鄰座談論行情貨價或者一些毫無意義的小事，譬如賭案囉，姦姦案囉等等，他們竟可以津津有味地消遣上好幾十分鐘，然後，一個呵欠把頭枕在椅背上閉起眼打一個小小的瞌睡。但是擠在車門口的，脚踏上的，夾弄中的甚至車頂上的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他們不但被風吹掉了知覺，壓麻了腿，站疲了腰，而且還要時刻提防着不致被別人魯莽地衝跌出去，於是人們在這場合下，就決不會讓他們的嘴巴休息一分鐘，盡量用鹹惡毒的詞句互相對罵着，因此這時候如果有一些不識趣的小販們還想從這裏擠到那裏去叫賣他們的

貨物，那麼就剛好成了衆矢之的，不論他們或她們陪着笑臉，「爺叔，阿哥，對不住鬆一鬆，讓牠過去做一點小生意，也是沒辦法！」叫個不停，我們也就會從四面八方把犀利的句子和白眼擲到他們或她們的身上，「你眼睛張的嗎？這裏還挨得進去？」「賤這種斷命鋼綑，活作孽！」

「哎呀，踏了我的脚了，你這個幾千刀的！」女人們往往用着尖利的聲音高聲地罵着，並且報復地踏還他一脚。

突然從人堆裏鑽出一個小孩子，頂着一只破藤籃在我的座傍輕輕地叫賣着「要嘴五香蕪醬豆腐干，大家嘗嘗滋味看，一百地洋細買一扎，滋味勿勿要惠鈔，我抬起頭來看，還是那個瘦削的蒼白的小臉，在石湖港車站上被路警中斥過的那個孩子，我憐憫地向他買了幾扎丟在寶櫃上，打算帶回上海去，他於是又頂了破藤籃「對不住，對不住，爺叔，爺叔」地一路喊着向前擠去。

列車過松江站不久已經十二點半了，我估計着大概到上海最少還要一個鐘頭，乘客們愈來愈擠，空氣也愈來愈渾濁，腦袋差不多要壓裂開來了，我於是打開窗戶，透一點新鮮空氣進來，列車快要到下一站，汽笛在拉着回聲，忽然從前面車廂裏掉下一站來，幾個小販把籃子，包攏從空在乘客們的座位下，慌張地說着：「對不起，讓我們東西放一放，白帽子來捉了，方才一個小囚想逃上車頂去，滑跌下來用車底下軋死了！」

「什麼！軋死了人嗎？」旅客們都緊張起來了，連那些垂下眼皮的也突然振作精神來打聽這個新聞了。

「是呀，是一個賣豆腐干的小囚，瘋淫人；那時候白帽子已經從前面車裏來了，我們好幾個就逃到這裏車門口，因為實在軋不進來，有些人

就爬上車頂去，那個小囚也想上去，人又矮小，慌慌張張地一手提着籃子往上爬，手一滑就拍了一記從夾弄里跌了下去，大家趕緊去拉，已經拉不到了，火車開得飛快，只一閃眼，我們連看也沒有看清楚他軋成了什麼樣子……」

「軋死人啦！」這對於疲憊而無聊的旅客們確是一個挺好的討論題材，有些說小孩子太蠢，犯不上逃，頂多罰掉幾個錢，比送掉一條命總好得多，有的說白帽子太可惡，有的却怪小孩活該，為什麼定要在火車上賣東西，但是馬上有人接下去說那是為了生活呀！然而「死了」總覺得不少人的同情與嘆息，雖然是多麼輕微的嘆息啊！在大家紛紛談論中，我閉上眼就又出現了那個蒼白而瘦削的小臉，生活磨去了他的童真，悲慘的命運逼得他每天只能用幾根嶙峋的瘦骨去擠出一碗飯來養活自己甚至他母親和妹妹，儘管橫在他前面的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黯淡的受苦與飢餓之路，然而為了生活，他幾曾料想到一失手就會墮入於永恆呢？活著多苦呀的，但是又誰沒有一點生的感情呢？忽然我又似乎幻想到在一間破陋的小屋中，一個小女孩正向他趨身床上的媽媽哭着喊肚子，飯而媽媽却嘆着她說：「賣賣，別吵，停停等哥哥回來拿了錢去買米來煮飯吃，」然而她們倆，害病的媽媽和少不經事的小妹妹，又幾曾能盼到她的兒子和她的哥哥回來呢？他是永遠不回來來了，然而她們將在悠悠的歲月用什麼東西來填塞她們飢餓的肚子？她們將用什麼東西生活下去呢？我彷彿聽到了母女倆淒厲的對泣……當我再閉眼時，列車已馳過徐家畝，市區高大的洋樓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於是我站起座位，隨着一些也準備西下車的旅客們擠向車門口去。

一九四六·三·廿六年夜

妓女遍天下

華雲

上海警察局長官錄告報告上海社會情形，說上海賣淫婦女約有十萬名之多，娼妓計有十餘種名目。真是洋洋大觀！

不僅如此，上海妓女雖多，且多傳染梅毒，所以檢查合格者僅七十三人云。

上海是全國最大都市，妓女數目按人口比例約佔全人口四十分之一，這比例不算高，在戰時，江西大城市之一的吉安，人口十多萬，妓女近七千人，比例為二十分之一。

不過，就人肉市場行情言，就各有千秋了。目下上海最尚價值數十萬元一宵，但最低的也要拉到主顧就單，妓女們弄數百元，換一確陽春睡光棍也是好的，她們對於性的玩意兒那裏有絲毫興趣呢！不過是要苟維生而已。

「鴉片天堂」的蘇州、杭州，情景也有異處，人肉市場白天可以營業，但通常官廳是嚴令禁止的。

有趣的是：旅館裏的高房就等於保甲長，實施政令的最後一道圍就圍在他們手裏。所以，在他們無意禁

止的時候，人肉生涯並沒有衰落。

現在浙東沿海及浙皖交界處，租界制度仍舊流行着，不過，要比妓女是「名譽」得多了，因為她們是鄉下的「如夫人」。

自從「抗戰夫人」這名詞流行後，人們都知道了女人在戰時如何多吃一重虧，可是，人們還忘却：農村有一批因抗戰而變成了「夫人」的，現在她們的真摯年華也已經不可復了，夫人既不能變為小姐，伊人下！永不歸來，於是，她們流落在農村，變成了被遺棄的可憐者。這數目，是遠比上海妓女人數為多，普遍得多了。

從東北，從華北，人們祇知道有許多青年在遭受苦難，都不知道在湖南，在廣東，在江西……那裏有成千成萬的母親及其子女，因飢餓而哭泣着。在上海，倘有大販賣，所以向有人肉市場可以反葬，在災區，在戰禍地區，她們就差不多此路也不通了。

妓女遍天下，事實證明了這真相，就是：中國婦女已經苦得走投無路了！

編者，作者，讀者：

也許朋友們會覺得奇怪，這期的「人人」篇幅縮得這樣薄，而且在內容上一反過去的作風；的確，我們以後要改變作風了，因為我們感覺到過去的篇幅太闊，一股盛氣凌人的氣概，並沒有受到廣大（指大多數讀者）的熱烈歡迎，我們必須顧到讀者的興趣所謂「配大家之胃口」因此，我們走了這一條的較輕，活潑的路。

但是否有重呢？則尚待本期出版後，熱心的讀者能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讀者與作者更緊密地連系在一起，強力地創造出一個真正為大家所歡迎的刊物！

撰稿諸君，以後亦請少發理論，能報導些比較具體的事實！寫得短小一些，至多不超過一千五百字。

小消息是各行各業各條團體消息彙集，希各團體工作者、及各公司、商店、工廠多多賜予。

關於工商界發生的特殊事件，希各業熱心讀者亦能迅速以電話通知本社為盼。

均收到，我們很同情你的遭受，對本刊這樣的熱心十分感激，以後盼多聯絡，最好能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工商界動態及職員生活具體狀況。

常熱余建先生，曾稿「酒家」因不適用，存稿部，以後亦盼寄些該地職員生活動態，并盼多通訊。

來函照登：

謹啓者偶閱「貴刊二卷十期」看看對東北問題的意見「一文其中引獎培意見有云：「蘇聯預備出兵一百萬進攻日軍，這百萬大軍約定於十月撤退，但到期後，經中國政府挽留，又延期撤退」云云，原詞係蘇軍到期要求延長撤兵之期，經政府同意，並非謂由中國政府挽留也，深恐誤傳失實務請代為更正刊出後並希惠賜一份為荷此致

人人周刊編輯部並頌
公鑒

黃炎培
三十五年五月四日

F調 2/4

職 工 進 行 曲 王敏作詞和曲

Tempo de March

5̣ 5̣ 5̣ | 1 5̣ 1̣ | 6̣ 5̣ 3̣ | 5̣ 0 5̣ | 1̣ 5̣ 1̣ 5̣ | 1 3 | 2 — |

我 們 是 上 海 的 職 業 員 工， 是 工 農 大 眾 的 好 弟 兄；

3 . 2 | 1 6̣ | 1 1 6̣ | 1 5̣ | 1 . 6̣ | 5̣ 3 5̣ | 1 5̣ 1̣ |

抗 戰 勝 利 我 們 有 功， 民 主 運 動 我 們 站 在

6̣ 5̣ 3̣ | 5̣ 0 | 2 . 2 | 6̣ 2 | 1 1 2 | 3 2 | 5 — |

最 先 鋒， 生 產 建 國 我 們 的 責 任 重 〇

5 0 5 | 6 5 | 3 1 1 6 | 5 0 | 6 5 | 3 1 1 3 | 2 0 |

要 鍛 鍊 我 們 的 體 格； 加 強 我 們 的 技 能；

3 5 | 1 2 3 6 | 6 0 | i 5 | 3 5 3 | 2 — | 1 . 5 |

正 確 我 們 的 思 想； 改 善 我 們 的 生 活； 起

1 . 6 | 1 5 1 | 6̣ 5 3 | 5̣ 3 5 | 1 5 1 | 3 5 | 2 — |

來 吧！ 上 海 的 職 業 員 工， 我 們 團 結 得 不 要 鬆！

2 1 1 | 6 . 5 | 4 3 4 | 5 . 4 | 3 2 2 | 5 . 3 | 2 5 |

爲 了 民 主 富 強 的 新 中 國， 我 們 勇 敢 向 前

1 — | 1 0 ||

衝！

本刊已在申署登記中



真正胎素製劑

蒙生胚

物補天先用

損虧天後補

為轉強滋
強弱身補



凡人體各部所需
胚生蒙無不含有

本品以胚胎素為主要成份，配合胚
下垂體、人參、維他命、肝膏、磷、鈣、鈣、藍

奇人體所必需物
質，故補力偉大，功
效無敵，洵為登峰
造極之偉大補品。



上海新亞藥廠製

售均房藥

衛准 291

實售三百元

